

穆时英小说全集

中国新感觉派圣手



乐 齐 主编

中国现代名家
小说丛书

·中·国·现·代·名·家·小·说·丛·书·

中国新感觉派圣手·穆时英小说全集

乐 齐 主编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燕山大学图书馆藏

I246/9



0271331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新感觉派圣手：穆时英小说集/穆时英著. —北京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，1995. 10

(中国现代名家小说丛书/乐齐主编)

ISBN 7-5059-2323-4

I. 中… II. 穆… III. 小说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 I2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23231 号

中国新感觉派圣手

穆时英小说集

乐齐主编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7.375 印张 2 插页 402 千字

.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300 册

*

ISBN 7-5059-2323-4
I·1693

定价：22.80 元

编辑说明

本书是“中国现代名家小说丛书”之一种，辑收《南北极》、《公墓》、《白金的女体塑像》、《圣处女的感情》等四部短篇小说集以及集外短篇小说34篇。是迄今为止出版的最为完备的穆时英作品集。

穆时英（1912—1939），三十年代中国新感觉派著名作家，其小说创作深受日本及西方现代主义影响，运用感觉主义、意识流和心理分析等技法，描摹旧中国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，被誉为“中国新感觉派圣手”。是中国现代“都市文学”的先驱者，海派文学的代表作家。

本书由文木、郁华担任特邀编辑。

“中国现代名家小说丛书”编辑组

1995年5月

目 录

南北极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改订本题记..... | 穆时英 |
| 黑旋风 | 4 |
| 咱们的世界..... | 17 |
| 手指..... | 30 |
| 南北极..... | 34 |
| 生活在海上的人们..... | 64 |
| 偷面包的面包师..... | 97 |
| 断了条胳膊的人 | 109 |
| 油布 | 131 |

公 墓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自序 | 148 |
| 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 | 151 |
| 莲花落 | 177 |
| 夜总会里的五个人 | 182 |
| CRAVEN “A” | 205 |
| 公墓 | 221 |
| 夜 | 241 |
| 上海的狐步舞 | 249 |
| 黑牡丹 | 260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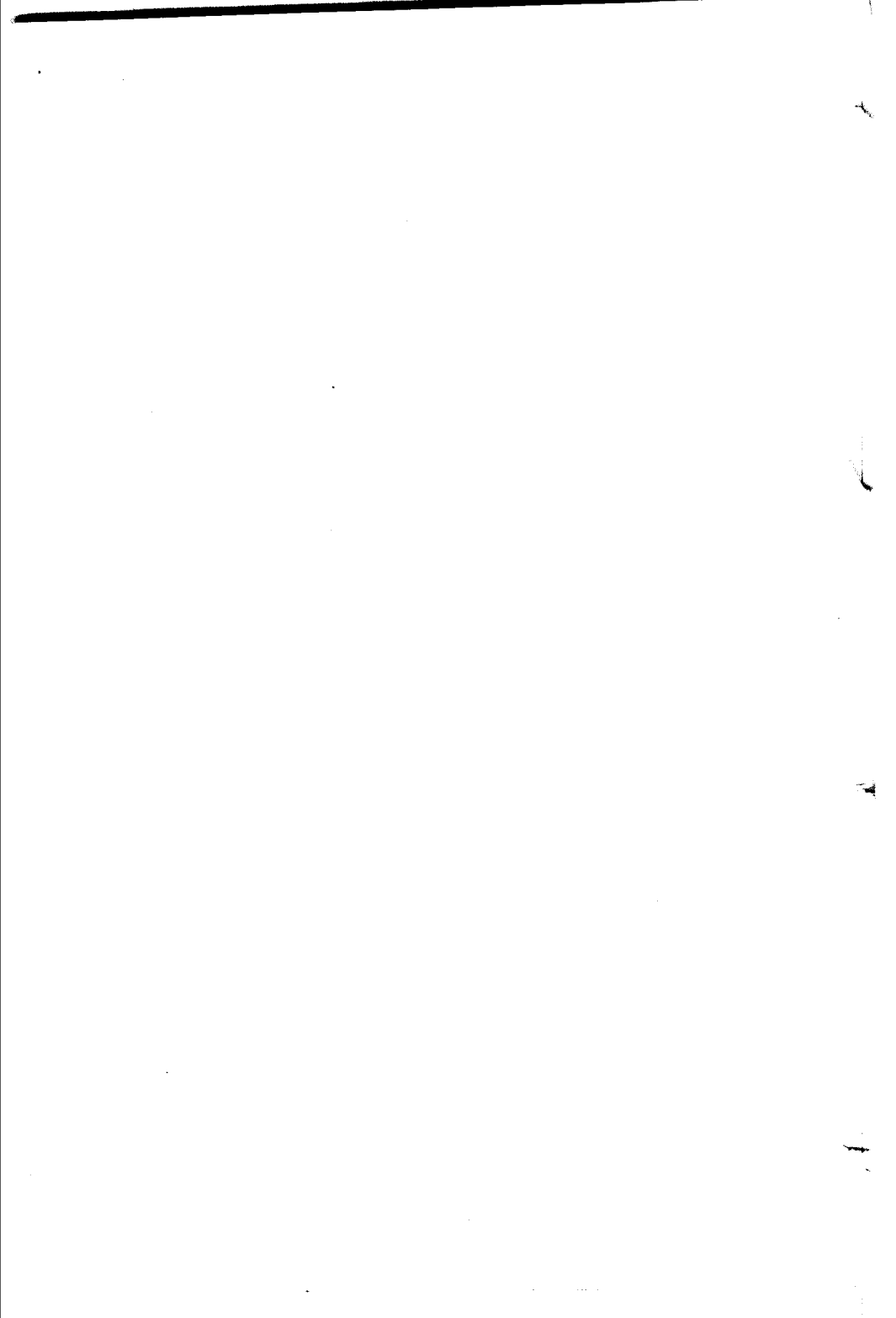
白金的女体塑像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自序 | 273 |
| 白金的女体塑像 | 274 |
| 父亲 | 283 |
| 旧宅 | 299 |
| 百日 | 314 |
| 本埠新闻栏编辑室里一札废稿上的故事 | 323 |
| 街景 | 338 |
| 空闲少佐 | 345 |
| PIERROT | 370 |

圣处女的感情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圣处女的感情 | 401 |
| 某夫人 | 407 |
| 玲子 | 414 |
| 墨绿衫的小姐 | 419 |
| 骆驼·尼采主义者与女人 | 426 |
| 烟 | 431 |
| 贫士日记 | 439 |
| 五月 | 460 |
| 红色的女猎神 | 518 |
| 第二恋 | 530 |

南 北 极



改订本题记

这是改订再版本的我的第一个创作集。初版由湖风书局发行的，只包含了《黑旋风》，《咱们的世界》，《手指》，《南北极》，《生活在海上的人们》五篇。现在再加入去年所作的三篇，《偷面包的面包师》，《断了一只胳膊的人》和《油布》。因为我觉得这八篇东西的气分是一贯的。

这集子里的几篇不成文章的文章，当时写的时候是抱着一种试验及锻炼自己的技巧的目的写的——到现在我写小说的态度还是如此——对于自己所写的是什么东西，我并不知道，也没想知道过，我所关心的只是“应该怎么写”的问题。发表了以后，蒙诸位批评家不弃，把我的意识加以探讨，劝我充实生活，劝我克服意识里的不正确分子，那是我非常地感谢的，可是使我衷心地感激的却是那些指导我技巧上的缺点的人们。

末了，对几位鼓励我帮助我的朋友，蛰存，望舒，建英，家璧，灵凤和蔡希陶先生，谨在这里致我的谦卑的谢忱。

穆时英

1933年1月13日

黑 旋 风

汪国勋！这姓名多漂亮，多响！

他是我们的老大哥。《水浒传》里一百零八个英雄好汉，他都说得出口；据他自己说，小时候曾给父亲逼着读完《四书》《五经》，但他的父亲一死，他所读的也给他一起带进棺材去了。他把武松钦佩到了极点，常对我们说：“真是个男儿汉！不爱钱，不贪色，又有义气！”

他孝敬了他的母亲，真听她的话。他到处学武松，专打不平。我们中谁不爱护他？他真够朋友！赵家渡里哪一个不知道汪大哥？但他也有坏处，他就爱女人，爱极了那个牛奶棚老板的女儿，她是在丝厂里当摇车的。汪大哥和她是从小在一块儿玩大的。那牛奶西施真是美人儿，你知道，我是不贪色的，但我也觉得她可爱。

我们厂里的放工时候比她的厂早半个钟头。我们放了工，总坐在五角场那儿茶馆里喝着茶等她。五角场可真够玩儿的。人家把我们的镇叫做小上海，五角场就是小上海的南京路。中间是一片草地，那儿的玩意儿多着哪，有卖解的，瞧西洋镜的；菜馆的对面是影戏院；电车，公共汽车绕着草地驶；到处挤满了人力车，偷空还来两辆汽车，脚踏车；到了三点钟，简直是挤不开的人了，工厂里的工人，走的，坐小车的，成群结队的来，

镇末那大学校里的学生们也出来溜圈儿，瞧热闹。大学校里的学生，和我们真有点儿两样。他们里边穿中装的也有，穿西装的也有，但脚上都是一式的黑皮鞋，走起路来，又威武，又神气，可真有意思；他们的眼光真好，我就佩服他们这一件本领，成千成百的女工里边，哪个俏，哪个村，他们一眼就瞧出来，一点儿也不会错。

话说得太远了。我们抽着烟，喝着茶，凑着热闹，听着旁人嘴里的新闻，可真够乐儿哪。镇上的新闻真多，这月里顶哄动人的是黄家阿英嫁给学生的事情。阿英，也是镇上的美人儿哪。谁不想吃天鹅肉？后来她和学生勾搭上了，谁不议论她？谁不说她不要脸的？你知道，我们镇上的人，除了几片小烟纸店，谁不恨学生？学生真是不讲理的，跑出来时，横行直冲，谁也不让。你要冒犯了他，高兴时就瞪你一眼，不高兴时，那还了得，非把你逼到河边去不成。你知道，我们的镇一边是店家，一边是河，河里小船上的江北妇人可真下流，把双臭小脚冲着你，那可要不得。

话又说岔了！我们在茶馆里等着，牛奶西施远远的来了，我们就对汪大哥说牛奶西施来了。他就一个箭步穿出去，凭他这一副好身材，跳跳纵纵的冲开人丛去接她。噯，那可妙着哩。你知道他们俩怎么样，一辈子也不会给你猜着的！牛奶西施对汪大哥一笑，汪大哥一声不响，接过了饭篮，拔步就走。你想，这可不是妙极了！可是，你别当他们不讲话，背了人就说不完哩。当下，我们就悄悄跟着。一路上，沿河那边儿都是做买卖的货摊儿；靠右手那边是店家。在顺泰那儿拐了弯，走过戴春林就冷落了，他们就讲起话来。那可有意思啦。你只不声不响地听着他们，晚上准得做梦的。等他们到了芥克番菜馆。你知道芥克，我们镇上只有这么一家番菜馆，他们到了那儿，牛奶西施

就拐进对面那个小胡同里，汪大哥直挺挺地站着，瞧她进了家门。你别以为汪大哥单爱女人，不爱兄弟们哪。汪大哥爱极了牛奶西施，也爱极了我们。等牛奶西施走进了家门，就跟我们有说有笑的一块儿回家。噯，我要是没底下那家伙的，我也愿意嫁给汪大哥，可真有意思，他比学生们强得多啦。你别瞧他挺着脖子，腆着胸脯，见了女人，头也不歪，眼也不斜，他要一见牛奶西施，就金刚化佛，软了下来。他老盘算着几时挽人去说亲，几时下定，几时担盘，几时过门。他老对我们说：“我娶了小玉儿，（他老叫牛奶西施小玉儿的，你知道，她的名字是方雅玉），我们一块儿到山东梁山泊去乐我们的，谁要坐了汽车来我们那儿，他妈的，给他个透明窟窿！”他顶恨汽车。五角场茶馆那儿不是有个摆摊儿卖水果的王老儿吗？那天，也是放工时，我们在喝茶，蓦地来了辆汽车把王老儿的水果摊给撞翻了——喝，越来越没理数儿了！你猜巡警怎么样？他不叫坐汽车的赔钱，反而过来把王老儿骂了一顿，说不该挡汽车的路。你说，这不气死人吗？还有一天，恰巧下雨，满街的泥水，汪大哥和牛奶西施在拣着没积水的地方走，后面一辆汽车赶来了，你想，这么滑的路，一不留神，也得来个元宝翻身，还能慌手慌脚吗？他妈的，他哪里管得你这么多，飞似的冲过来，牛奶西施慌了，往旁一躲，一交跌在水里。把汪大哥气的什么似的。可有什么用？汽车一溜烟似的擦了过去，溅了汪大哥一衣服的泥水。妈的，汽车里那个花花公子，还看着笑！你说，叫汪大哥怎不恨极了汽车？

话又说回来了，大学校对面不是有座大花园吗？你化十个铜子到那儿去坐一下午，包你十二分的舒齐。朋友，你要有空时，我劝你，那儿得去逛回儿，反正一步就到，又化不了多少钱。汪大哥每礼拜六总去的，陪着牛奶西施。噯，那时候汪大

哥可漂亮啦，黑哗叽的大褂子，黄皮鞋，白袜，小玉儿也打扮得女学生似的，就是没穿高跟鞋。他俩只差一个头，活象两口子，真要羡慕死你呢。走罢了出来，在芥克里边吃点儿东西，就到影戏院瞧电影去。噯？你别以为他们在黑暗里干不正的勾当啊！汪大哥可不是象你那么油头滑脑的小白脸儿，你见了他，就知道他是规矩人。咱们每天过活，坐茶馆，抽纸烟，瞧热闹，听新闻，只一心盼望汪大哥娶了小玉儿，好到山东去上梁山泊，招兵买马，造起“忠义堂”来，多结交几个赤胆忠心的好男儿汉，替天行道，杀尽贪官污吏，赶走洋鬼子——他妈的，洋鬼子，在中国耀武扬威，不干了他们，也枉为英雄好汉了！

我不是说过学生们真瞧不上眼吗？他们就放不过好看些的女人，他妈的，牛奶西施竟给他们看上了。噯，朋友，你耐心点儿听呵？下文多着哪，让我慢慢儿地讲。是这么一回事。

有一天，我们在茶馆里喝茶，不知是谁提起了上梁山，说还少一个公孙胜。智多星，你知道的，那个矮子老陈，你别瞧他人矮，心却细着呢，看他，小小的蛤蟆眼儿，满肚子良计奇谋，谁赛得过他——他说，那个卖卦的峨嵋山人，真灵，简直灵极了，说不定还会呼风唤雨，移山倒海，全套儿神仙的本领都有的，这公孙胜是请定的了。我们刚说着，汪大哥霍地站了起来，原来小玉儿来了；妈的，四个学生跟着她。噯？我说起学生就气愤；哪里是学生，叫畜生倒配着多呢！靠老子有几个臭钱，不好好儿念书，倒来作他妈的孽。小玉儿真不错，头也不回，尽自走她的。到了我们面前，我看她脸也白了，气也急了。妈的，四个男子赶一个女孩儿家，好不要脸。我狠狠地瞪他们，换了别人，我就给他个锅贴；他们却给我个不理睬，象犯不上跟我较量似的。妈的，瞧不起我？你有钱，神气不到我的身上。狗眼瞧人低！等着，看老子的，总有这么一天。汪大

哥带了兄弟们给逼上了梁山，坐起虎皮椅，点我带十万大兵来打上海，老子不幸了你的。汪大哥倒没理会。第二天，我留着神，他们没来，这颗心才放下了。我想，饶是牛奶西施有数儿，心里明白，这么捱下去，总不是道儿：我催汪大哥早些娶了压寨夫人，咱们也好动身了，现在是四月，到了山东整顿一番，该是七月了，秋高气爽，正好办我们的大事，汪大哥也说好，就挽人说媒，那边也答应了。真的，我们那天晚上，整夜的睡不着呢。可是，妈的，学生又来了。还是那四个。那天恰巧厂里发工钱，我们正在茶馆里抽“美丽牌”。我说，“美丽牌”真不够味儿，两支抵不上“金鼠牌”一支：听说学生们抽“白锡包”，要四毛钱一包，那天他们没抽，在外边吃水果，我们等着，他们也等着，就站在茶馆外的阶沿上。妈的，那样儿还不是在等小玉儿。你瞧，他们老看着影戏院顶上那个大钟。里边有一个说：“我知道，她准是六点半来，现在只是六点二十分呢。”还有一个——妈的，你知道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她那小模样儿真可爱！虽则不十分好看，可真有意思，知道有人跟着，急急忙忙，又害怕，又害羞，——阿，真不错，你说对吗？可是伴她回家的稍长大汉，那个又粗又陋的，不知道是她的谁。”妈的，我讨厌极了。汪大哥又粗又陋？谁象你那么涂雪花膏，司丹康，相公似的？别臭美了！别瞧我一脸大麻子，要也象你那么打扮起来，还不是个小白脸儿？我故意过去，咳的一声，象要吐痰似的，叫他们让开些儿别惹我嫌。他眼珠儿一翻，正眼也不觑你一下。我真气极了，但也没法，只得把口痰缩了回去。我走回去，闷闷地坐着，心里想，回头老子打到上海，看你再大爷气。

那天汪大哥给小玉儿在戴春林买了双丝袜，小玉儿喜欢得什么似的，跑出来时，那几个相公还等在门口，妈的，还想勾搭女孩儿家，给我当兔子倒不错哩。汪大哥和小玉儿拐进了小

胡同，转几个弯溜了，他们也跟进去，哈，那可痛快啦，他们摸不着出路，在里边儿绕圈儿，妈的，我理他呢，走我的。到了家里，觉得有点儿冷，也没在意，谁知道到了明天早晨，竟起不来了，火天火地的发烧。古话真不错，英雄难过美人关，好汉单怕病魔缠；接连几天，昏天黑地的躺在床上，穿山虎似的汉子，竟给生生的磨倒了。过了几天——大概是四天吧，拚命三郎来望我，我也没让他坐。他说：“哈，黑旋风，饶你这一副铜皮铁骨，也只剩得一双乌溜溜的眼儿，不怪小玉儿会跟学生们眉来眼去哩。”

“什么话，”我跳了起来。“汪大哥瞎了眼吗？”妈的，我支持不住，又倒了下去。

“好个急性儿，话没完就跳了起来！——”

“你说，你说！”我当时愤火中烧，要没有病在身上，早窜出去，宰了那阎婆惜。他妈的小玉儿，汪大哥待她这么好，她敢这么起来。

“汪大哥不知道这回事，他到邹家桥去了，有点儿小事得过几天才回——”

“暖，你了当点儿讲，行吗？这么件大事，支支吾吾的没结没完，他妈的。你再这么说下去，我没病也得闷出来。”

“这几天，学生们每天来等着小玉儿，昨天，汪大哥走了，学生们拿桔子皮扔她。你知道她怎么样？嘻，他妈的！她回头对他们一笑；一个穿西装，瘦长条儿的，眯着眼儿，哈着背儿赶上去和她并肩走。她只低着头，好象很高兴似的。我想上去，还有三个挡住了我，我往左，他们也往左，往右，也跟着往右，又不能冲上去，谁知道小玉儿跟那学生讲什么呢——”

“反了！这还了得！”我挣扎着起来，走不上两步，妈的，腿一软，就坐在地上，真气人，两条腿不是我的了！谁不知道我

旋风似的两条腿，妈的，竟这么不中用。

“别性急，汪大哥还蒙在鼓里，我们要是杀了小玉儿，你知道，她是他的性命，万一他不信我们的话，反起脸来，大家没意思。我说，还是等他回了再讲。”

我想这话也不错，但小玉儿那狐精可太不识抬举了，不给她尝点味儿，还成世界吗？那天我们商量了一下午，还是没法儿，非得等汪大哥回来才成。这可把我闷死了。汪大哥，他老不来；我的病也好了，又是三碗一餐的吃得牛似的。可是，妈的，还是生病，没病又得受气。我第一天高高兴兴的放工回来，走过王老儿那儿，他拦住了我，劈头就是混帐话，他说：

“黑旋风，你汪大哥给人家沾了光了，你不知道吗，牛奶西施给一个瘦长条子的学生勾上手哩，你还没事人似的。我老了不中用，要还象你那么水牛似的时，早就一脚踢倒那学生，一拳干了牛奶西施啦……”

他话没说完，我已火冒头顶，虽则明知道他没撒谎，可是不该当着众人出汪大哥的丑。谁没听见这话？我手起一掌，给他个锅贴，叫他半天喘不上气，一面骂道：

“你妈的忘八羔子！汪大哥响巴巴的脚色，会着了人家的道儿吗！小玉儿不是你的娘，一把子年纪，不去躺棺材，倒打扮的老妖怪似的出来迷人。咱黑旋风看你没多久活了，才给你瞧个脸儿，你妈的老蚰蜒，小船不宜重载，吃了饭没事做，来替汪大哥造故事吗？痨病鬼似的，也禁不得咱一拳，竟敢不知自量，来太岁头上动土！老忘八——”我转过身向劝打架的人们道：“诸位老乡，不是我欺他，这老蚰蜒，今天无事生非，本该要他老命的，看诸位面上，饶他一次，下回——”

“我好意对你说，你怎开口就骂，动手就打，我老头儿拚不过你，是男儿汉别挑没用的欺。”

“你妈的老蚰蜒，活得不耐烦了吗——”

“谁没瞧见，牛奶西施今天跟一个学生坐十路公共汽车到上海去？有本领的等他回来揍她——”

“你妈的老忘八羔子，咱今天不揍断你的老骨，也枉为黑旋风了！瞧我的！”我跳上去提起拳就捶，却给劝打架的拦住了。

“好，好！鸡不与狗斗，咱不与你斗。我走！我让你！”老头儿嘴虽强，心里却怯，回身就走。

我回头一想，有点儿后悔起来，我这么年轻力强的汉子，不该欺老头儿。可是，管他呢，打也打了，有什么法子。走我的。恰巧兄弟们也来了，智多星把我扯进了茶馆，我就对他们说：

“真是的！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谁知道小玉儿这么没良心。竟上了那瘦长条子的学生的手了！你们说，这事怎么办？石秀说，等汪大哥回来再说——噯，还有哪，王老儿说今天小玉儿跟学生一同到上海去了……妈的，依我的性儿，早就宰了她，那不要脸的小淫妇，阎婆惜。学生不过干了几个臭钱，有什么希罕的；谁知道他的来路是不是清白的，他妈的，也许他老子是贪官污吏，打百姓那儿刮来的呢……什么？阿？小玉儿不做工了吗？念书去了？哼！他妈的，还有王法吗？咱黑旋风不宰了她，也不再活在世上了！”

“早没事，晚没事，偏偏小玉儿出了岔子，汪大哥有事下乡去了，叫咱们睁着眼替他受气。他还蒙在鼓里，噯！”拼命三郎说。

“你刚才不是说小玉儿跟学生到上海去了吗？我们且坐在这儿等她，看她有什么脸见我们。”智多星说。

对啦！究竟是智多星，他的法子别人是想不到的。等她妈的阎婆惜来了，我就上去拦住她。跟她评评理，看她怎么样。她要明白理数儿的，我黑旋风就饶了她；她要不知好歹，先给她